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四

字　　形體

頭上

字

禮記冠義曰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春秋說曰字者飾也

謝丞後漢書曰傅爕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改焉

晉中興書曰諸葛恢字道明曠弟也弱冠知名試字即丘長轉臨沂令值天下亂避地江左于時潁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達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歌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又曰孔愉字敬康少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子康

俱知名號曰會稽三康

徐廣晉紀曰桓温才氣雄儁恢爽陵邁温嶠見其幼時知必非常故父彝字曰温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賔北面字之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從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也

荀氏家傳曰荀愷字茂伯小而智外祖晉宣王甚器之

字為虎子弟悝為龍子王每謂曰侯汝長大當共天下
陳武列傳曰武胡人育於臨水令陳君奇之起議欲易
其故字武長跪自啓曰里語有之都亭鼠數閭長者謂
令當易字寔有私心嘗聞長卿慕藺相如之行故字相
如往在鄉里乆聞故老之説稱漢使蘇武執忠守志不
服單于流于漠北擁節牧羊寄秋鴈以訴心因行雲而
託誠髙山仰止意竊慕之陳氏嘉其志遂名之曰武又
欲令字仲顯其本是胡人而石勒石虎諱胡曰國人故

因字之曰國武尹

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音博字犬曰善噬賔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恠而問之以寔對於是改之賔客復往

聖證論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即軻也軻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也

形體

釋名曰形有形像之異也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

相次第也

尚書大傳曰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八者如八字者也其跳者踦也其發聲也踦步足不能相過也扁者枯也言湯肸半小象扁枯言皆不善也

韓詩外傳曰惟天命本人情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情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何謂六府咽喉入量之府胃者五榖之府大腸轉輸之府小腸受成之府膽積精之府膀胱液之府也

孝經援神契曰人頭圓象天足方法地五臓象五形四肢法四時九竅法九分目法日月肝仁肺義腎智心禮膽斷脾信膀胱決難髮法星辰節法日歳腸法鈐鈐鈎也主也

鍵閉

東觀漢記曰詔書令功臣家名自記功狀不得自增加以變時事或自道先祖形貌表相無益事實復曰齒長一寸龍顔虎口奇毛異骨形容極變亦非詔書之所知也

又曰上復以朱祐為護軍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政亂云有日角之相從以觀上風采上曰召刺姦収護軍祐由是不復言

江表傳曰孫權生而方頤大口目有精光

晋起居注曰懷帝琅邪恭王子母曰夏侯氏帝生有白毫生於目左角龍顏隆凖眼有精曜

蜀李書曰武帝諱雄字仲儁始祖第三子帝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工相之曰此君将貴相有四目如重雲其

鼻如龜龍口如方器耳如相望法為貴人位過三公不疑也帝每周旋鄉里有識者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太康中每語鄉里曰李仲雋有大貴之表終為人主也

東頻秦書曰符堅時四夷賔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晉人為之題目謂胡人為側鼻東夷為廣面闊額北狄為匡脚面南蠻為腫蹄方方以類名也

吴均齊春秋曰太祖神容魁梧天表英特體有龍文寛

雅沉深喜怒不形於人

隋書曰高祖文帝龍顏額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

晏子春秋曰伊尹倨身湯傴

孫卿子非曰衛靈公有臣公孫呂長七尺面居三尺廣三寸鼻目取具名振天下

管子曰子産日角晏平仲月角尾生犀角柳下惠史魚反角

文子曰人頭之圓以法天足之方以象地天有四時五

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復有四肢五臟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雲寒暑人亦有取於喜怒膽為雲肺為雨脾為風腎為電肝為雷以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而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土受其殃天地之道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勤而不愛精神何能久馳而不止是故聖人内而不失也

孔叢子曰安釐子欲以馬回為相問子順曰回為人便

便亮直之丈夫也順曰聞諸孫卿其為人長目而豕視必體方而心圓臣見其面非不偉其體幹而疑其目王卒用之果以諂得罪

莊子曰老萊子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耳卻近後而上僂也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

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

又曰夫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躰者所禀於地也故曰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一月而氣二月而血三月而胎四月而胞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躰以成五藏乃形是以肺主目腎主鼻胆主口肝主耳

又地形篇曰東方川谷之所主日月之所生其人鋭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倉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陽氣之所湊暑温居之其人墮形鋭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脉屬焉赤色主心早

壯而夭西方髙上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皆方面脩頸卯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而勇敢不仁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者也寒氷之所積者也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隂骨幹屬焉黒色主腎其人惷愚而壽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頸美鬚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黄色主胃而惠聖博物志曰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朗其人姣好西方少隂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髙鼻深目多毛南方

太陽上下水沃其人大口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中央四抄風雨交山谷岐其人端正

神仙傳曰王扎金簡内經皆云老子黄色美鬚廣顙長耳大目踈齒方口厚唇有叅午達理魚目虎鼻純骨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

烈女傳曰叔姬之生叔魚也生而視之曰是虎目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滿是不可猒也

李郃别傳曰公長七尺八寸多鬚髯八眉左耳有奇表

項枕如鼎足手握三公之字

管寧別傳曰寧身長八尺龍顏秀眉

論衡曰蒼頡四目而佐帝公子重耳駢脅為諸侯霸蘇秦骨鼻為六國相張儀仳脅相秦魏

頭上

說文曰首頭也顖口為碩顥大頭也顆小頭也

釋名曰頭獨也處體高而獨尊也首始也

易未濟卦曰飲酒濡其首有孚失是飲酒濡首有孚失是耽酒無節

又曰說卦曰乾為首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于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民銳頭君乘土而王其民大頭

禮記少儀曰頭容直（不傾顧也）頭頸必中（頭容直也）

樂汁圖曰赤帝銳頭黑帝大頭（宋均注曰銳頭象朱鳥也）

左傳昭二年曰豎牛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

春秋元命苞曰頭者神所居上員象天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

爾雅曰元首也左傳曰狄人歸先軫之元

孝經援神契曰頭圓象天足方法地

史記曰藺相如為趙使秦持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得璧傳

之美人以為戲弄臣故復取辟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
與辟俱碎於柱矣
又曰須賈使秦見范睢睢數之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
齊頭來不者我屠大梁賈歸告齊亡匿趙平原君所齊
遂自剄趙王取頭與秦
又曰欒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誅彭越梟頭雒陽
下詔曰有敢收視者捕之欒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
戰國策曰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

飲器 史記同

又曰白頭如新傾蓋如舊

漢書曰項籍顧見漢騎司馬吕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户吾為公得乃自刭王翳取其頭

又曰高祖招田横横至尸鄉廐謂從者曰陛下欲一見我面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形猶未敗遂自頸令客奉其頭

又曰秦始皇即位三十七年内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顱相屬於道

又曰孫敬字文寶好學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寢以繩繫頭懸屋梁後為當世大儒

又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貎甚偉

又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亢直有異才萬年常召咸於床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為謟也萬年不復言

又曰建元中匈奴降者言匈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師古曰飲酒之器。

東觀漢記曰岑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吴漢圍隗囂於西城勑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處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後漢書曰賈逵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又曰張讓段珪誅何進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

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版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黄門以進頭擲與尚書何進反已伏誅

典畧曰李傕移保黄白城梁與張横等破之送其首初傕兄子循及利等侍上無禮及傕頭到有詔髙懸之

魏畧曰龎意手斬一級不知是郭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氏之甥意後於鞬中出一頭鍾繇見之而哭意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焉

魏志曰辰韓國兒生以石壓其頭欲其褊故令辰韓人皆褊頭

又曰袁紹辟牽招為督從軍招卒事袁尚後遼東送尚首懸在馬市牽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

又曰劉廙字恭嗣年十歲講堂上司馬德操撫其頭曰孺子黄中通理寧自知不

蜀志曰秦宓使吴吴主問宓天有頭乎曰有詩云乃睠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

又曰魏延字文長義陽人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告之曰角之為字刀下為用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誅楊儀蹋延頭曰庸能復作惡

又曰先主與張飛趙雲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時巴郡嚴顏率衆守城不降及城陷縛顏至飛呵顏曰汝見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命左右牽去砍頭大笑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於是飛壯而釋之引為上客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五

頭下 頂

額

頭下

吳志曰孫權太子和被幽閉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

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

又曰諸葛恪被誅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雷震奮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今恪父子三首懸示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

又曰關羽既敗走權使虞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而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

晉書曰嵇康謂趙至曰君頭小而銳有白起風童子白

黑分明

又曰桓温卒子玄為嗣襲爵年七歳温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玄頭曰此汝家故吏也玄因涕淚被面衆並異之

王隱晋書曰蒼梧太守呉臣據郡邑不恭王命孫權遣步隲為交州牧臣臣照鏡不見其頭隲因入斬之

又曰王珣與謝元俱被辟桓温曰謝掾必擁麾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未易才也

晉中興書曰庾亮與蘇俊戰於建陽門王師敗績亮於陣携其三弟懌條翼南奔温嶠顯宗幸嶠船亮泥首謝

罪

崔鴻前秦録曰東海王符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以功拜龍驤將軍征伐皆有殊績雄醜形貌頭大足短軍中稱之為大頭龍驤

秦記曰符堅祖洪見堅狀貌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

頭

隋書曰高祖文皇帝生馮翊波若寺皇妣抱帝忽見頭上出角遍身起鱗大駭墜帝於地

春秋後語平原君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之為人小頭而鋭瞳子白黒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鋭斷敢行也瞳子白黒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强也可以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吳越春秋曰眉間尺逃楚入山道逢一客客問曰子眉間尺乎荅曰是也吾能為子報讎尺曰父無分寸之罪

枉被荼毒君今患念何所用耶客曰湏子之頭并子之劒尺乃與頭客與王王大賞之即以鑊煑其頭七日七夜不爛客曰此頭不爛者王親臨之王即視之客於後以劒斬王頭入鑊中二頭相齧客恐尺不勝自以劒擬頭入鑊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乃分葬汝南宜春縣并三家

山海經曰三首國一身三首羽民國為人長頭

又曰共工之臣曰相仰氏共工覇九州者也九首以食于九山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梧丘夜夢五大夫稱寃公問晏子晏子曰昔靈公田有大夫駭獸断其頭埋之命曰五大夫丘公令掘之果如其言

又曰湯長頭而寡髮

莊子曰雲将東過扶揺之枝雲将雲之主師也扶揺木名生海東而適遭鴻蒙鴻蒙自然元氣雲将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柰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又曰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又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夫子履漢斬白蛇劍漆王莽頭等

錄異傳曰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胷中語曰戰不利為賊所傷諸君視有頭為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幽明錄曰河東賈弼小名翳兒具諳究世譜義熙中為

瑯邪府叅軍夜夢有一人面皰甚多大鼻瞷目請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瑯邪王大驚遣傳教呼視㢸到瑯邪遥見起還内㢸取鏡自看方知怪異因還家家悉驚入内婦女走藏㢸坐自陳説良久并遣人至府檢問方信後能半面啼半面笑兩手各捉一筆俱書辭意皆美此為異也餘並如先

列女傳曰京師節女長安大昌里人夫有仇仇家執父

使要其子為中間女念不聽則殺父殺父不孝聽則殺夫殺夫不義乃許之曰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卧者是還譎其夫使卧他處自沐卧樓上仇家斷其頭而去仇悲義之遂不殺其父

益部耆舊傳曰叚翳字元章善天文風角有一諸生來學積年諸生畧究要術歸辭鄉里翳為作一脂筒中盛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生至葭萌與吏爭津吏檛從人頭破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破頭者以此脂裹之

生喟然而嘆乃還卒其業

博物志曰人以冷水漬至膝啖瓜數十漬至頭可啖百餘水皆作瓜氣

括地圖曰民白首身被髮

呂氏春秋曰今有人於此斷頭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令殺所飾而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世之趨利似此亦不知所為也

帝系譜曰神農牛首伏羲人頭蛇身

黄帝素問曰頭者精明之主也

董卓別傳曰卓知所為不得遠近意欲以力服之遣兵於雒陽城時遇二月社民在社下飲食悉就斷頭駕其車馬載其婦女財物以斷頭繫車轅軸還雒云攻敗大獲稱萬歲入關雒陽城門焚燒其頭

神仙傳曰曹公捕左慈數日得之便斷頭以白曹公公大喜曰果慈頭定視是一束茅耳

搜神記曰南方有落頭民吴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後頭輙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窓中出入以耳為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旁人怪之夜照視惟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時頭還礙被不得安再三墮地噫咤甚愁而躰氣急急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轉頸得安復如常人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

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遂死博物志同

又曰渤海太守史良好一女子許而不果良斷其頭而

歸投於竈下曰當令火葬頭語曰使君我相從何圖當耳

吳苑曰管寧避難遼東還汎海遭風船垂傾沒寧思愆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恐在此

三巴記曰巴有將軍曼子請於楚以平巴亂楚使請城曼子曰城不可得乃自刎其頭與楚楚義之以上卿禮葬其頭巴以上卿禮葬其身

長沙耆舊傳曰劉壽少時遇相師曰君腦有玉枕必至

公也後至太尉

李郃別傳曰公耳有竒表腦枕如鼎形

易洞林曰郭璞為左尉周恭卜云君墮馬傷頭尉後乘馬行黄昏坂下有犢車觸馬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死

語林曰魏郡太守陳異嘗詣郡民尹方方被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洗盤者欲使吾清如水抱小兒者欲使吾愛民如赤子也

世說曰祖廣字淵度行恒縮頭詣桓南郡下車桓曰天甚明朗祖叅軍如從屋漏中來

又曰諸葛道明初過江左名亞王庾之下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

楚辭曰魂兮來歸若無上天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

頂

說文曰頂巔也

易大過卦曰過涉滅頂凶無咎

韋曜毛詩問曰旱鬼眼在頂上

列女傳曰齊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鍾離姓春名也其為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頂上少髮折要出胷

莊子曰支離疏頥隱於臍肩高於頂

應璩新詩曰醉酒巾幘落頂禿赤如狐

額

釋名曰額鄂也有垠鄂也故幽州人謂之鄂

易說卦曰巽為廣顙上大下小故為廣顙

河圖曰黃帝廣顙龍額

又曰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

毛詩鄘柏舟君子偕老曰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清視明也揚廣黑而顏豐滿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詩含神霧曰代漢者龍顏珠額

春秋元命苞曰在天為文昌在人為顏顙太一之謂也顏之言氣畔也陽立於五故顏博五寸

論語摘輔象曰樊遲山額有若月衡反宇陷額是謂和喜

方言曰顙（音稽）額也顏顙也江湘謂之顙中夏謂之額東齊謂之顙河濟淮泗之間謂之顏

漢書曰成帝幸宮人嚴宮生男帝為趙昭儀召殺之宮曰果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柰何令長信得聞之

東觀漢記曰和熹皇后年五歲夫人為剪髮夫人年老

目瞋并中后額雖痛忍不言

又曰姚期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瘡中額攝情復戰遂大破之

又曰馬廖上疏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中好廣眉四方過半額

魏志曰龐意親與關羽交戰射羽中額

王隱晉書曰元帝白毫生額上有光明

崔鴻後趙録曰石勒征見燕劉曜守軍大悦舉手指天

又指額曰天也

北齊書曰文宣帝洋為王時夢人以筆點記額明日告舍人王雲哲曰吾其誅乎雲哲賀曰王上加點為主乎後果然

隋書曰劉孝焯字士龍信都人犀額竈背望高視遠聰敏深沉弱不好弄

又曰煬帝令陳稜討杜伏威伏威自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獲

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後斬之

塩鐵論曰古者君子思德小人思利令人堅額健舌或以致業

抱朴子曰老君額有三理上下徹

語林曰賈充問孫皓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

吳都賦曰雕題之士注曰鏤額也嶺南並鏤額額題也

相書占氣雜要曰黄氣如帶當額横卿之相也有卒喜

皆發於色額上面中年上是其候也黄色最佳

又曰額臨者男早得官女子早成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五至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儲夏書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六

面

面

眉

說文曰面顏前也從百音首象人面形䩄音于顒切面不正也

䫉音括短面也頷音胡感切面黄也顲音刀丁切面瘦淺顲顲也皺

面赩赤也

河圖曰蒼帝方面赤帝圓面白帝廣面黒帝深面

周易革卦曰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禮記内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

左傳僖三十三年曰晉侯敗狄于箕先軫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言其有異于人

又襄六年鄭子產曰人心之不同也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襄二十五年晉程鄭卒子産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産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

哀十六年楚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及北門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冀君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

史記曰孟戲中衍鳥身人面趙之先也

漢書曰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遂轉面向壁歔欷而不復言

又曰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毀給事中薛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不宜復列封侯使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音求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隷缺況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況減死一等宣坐免為庶人

又曰朱博為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着其頰府功曹曰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乃叩頭服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因親信以為耳目

又曰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劒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玉瑑耳

又曰張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久而頗曉

其别著布卦意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曰是兒多知可令學經

東觀漢記曰耿秉為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及薨南單于舉國發哀剺面流血

後漢書曰應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内開扇出半面視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魏畧曰徐庶名福本單家子好任俠擊劒中平末嘗為

人報鏁白堊突面被髪而走

蜀志曰張裕曉相術每舉鏡照面自知死刑未嘗不撲之于地

又曰劉琰妻胡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經月乃出胡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撾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弃遣胡告具言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杖之地琰竟弃市

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

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忻笑乃以驢賜恪

王隱晉書曰趙孟字長舒入補尚書都令史善於清談有國士之風其面有疵黶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也

晉中興書曰王珂為桓溫主簿叅軍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

晉書曰初王恭敗梟首於東街王平之抽槊刺其面

又曰王溫字元子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

又曰劉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

又曰劉裕於東府聚摴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唯裕及劉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

宋書曰沈慶之謂帝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論爭伐問白面書生事何由濟

又曰明帝大會新亭接勞諸軍主摴蒱賭官李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

又曰劉瑀為右衛將軍因求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顔竣書曰朱循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

齊書曰東昏即位多行殺戮沈昭畧與沈文季徐孝嗣同召入省例賜藥酒昭畧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即擲甌破面曰作破面鬼時

年四十

後梁書曰宋如周有才學為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宣帝嘗戲之曰卿何謗法華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謗帝又言之如周懼而出告蔡大寶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止應不信法華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後魏書曰清河王懌被誣見害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遠夷在京師聞懌喪為之以刀劈面者數百人

三國典畧曰高長恭以淮南之亂恐為將帥嘆曰我去年面腫今年何為不發至是齊主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盡忠事上何辜於天而遭鴆賜之禍

春秋後語曰秦急攻趙求救於齊齊王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長安君者太后之小子也太后愛之不肯遣大臣强諫太后怒謂左右曰敢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山海經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顓頊之子三面一臂不死郭璞注曰人頭三邊各有面也

又曰一目國一目中其面而居

尸子曰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

又曰禹長頸鳥喙面貌亦惡天下從賢之者學也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動天下

莊子曰孔子謂盜跖曰今將軍身長九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含貝音中鐘聲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之

韓子曰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

燕子太子曰田光云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荆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

說苑曰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言以至於今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自

刎呂氏春秋同

輿論曰袁紹妻劉性妬忌紹死其尸未殯殺其妾五人恐死者有知皆髡髮黒面

論中曰小人耻其面不如子都君子耻其行不如堯舜

譙周法訓曰昔有人使妻為毋作粥妻不肯乃以刀劈傷妻面此可為孝乎

傅子曰相者三亭九候定於一尺之面

語林曰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看王曰孫歸命何以

好剥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則剥其皮乃舉棊局武子伸脚在局下

又曰劉真長病積時公主毀悴將終喚主主既見其如此乃舉指之云君危篤何以自脩飾劉便牽被覆面背之不忍視

又曰王右軍見杜宏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膝如神仙中人

又曰何晏字平叔美姿容帝疑其傅粉賜湯餅令晏食

之汗出流面拭之轉白世說同

世說曰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又曰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康一見置懷中不敢出户外遥擲面便走

郭子曰琅邪諸葛忘名面病鼠瘻劉真長見嘆曰鼠乃復窟穴人面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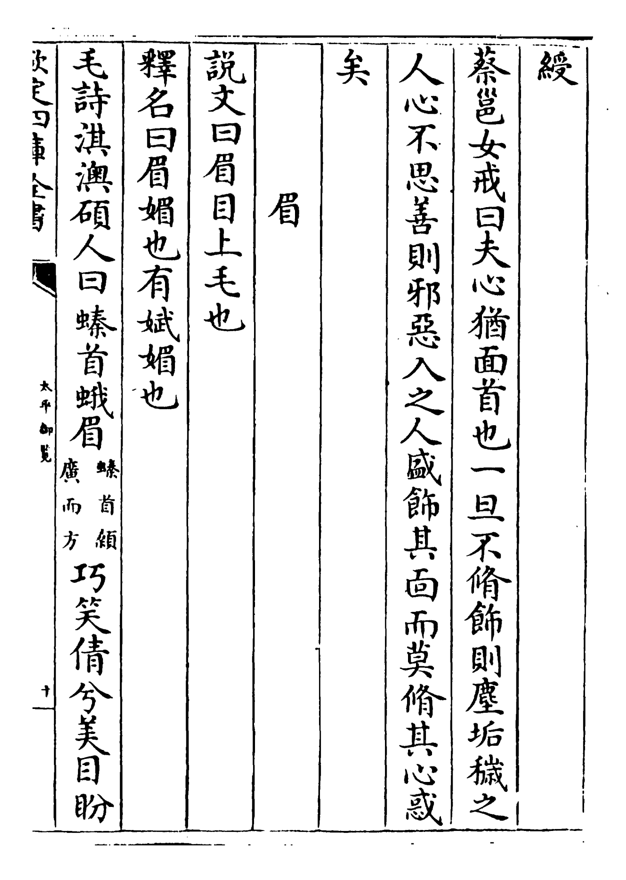
異苑曰陳郡謝石字石奴少患面創諸治莫愈乃自幽

遠止於岩下中宵有物來舐其創隨舐隨除既不見形竟為是龍而舐處悉白故世呼為謝白面

會稽後賢記曰貞女謝仙女者謝承孫也吳歸命侯采仙女充後宮仙女乃炙面服醇醨以取黄瘦竟得免

黄帝八十一問曰人面獨能寒何也曰頭者諸陽之脉會也諸陰脉皆至頸項不還上獨諸陽脉上頭故面能寒耳

相决曰奇毛生身及面皆豪貴白毫黑毛生共孔帶印



綬

蔡邕女戒曰夫心猶面首也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善則邪惡入之人咸飾其面而莫脩其心惑矣

眉

說文曰眉目上毛也

釋名曰眉媚也有嫵媚也

毛詩淇澳碩人曰螓首蛾眉（螓首顙廣而方）巧笑倩兮美目盼

分

尚書大傳曰堯有眉八如八字也淮南子同

大戴禮曰曾子曰敢問不勞可以為名乎孔子愀然揚眉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禮說曰君子乘金而王為人美眉

左傳定公八年曰公侵齊門于陽州顔息射人中眉顔息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魯人

穀梁傳曰長狄兄弟三人遞為害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戰國策曰豫讓欲報趙襄子滅鬚去眉吞炭漆

春秋後語曰呂不韋謂太后曰詐腐刑嫪毒則得給事中乃令人以腐罪告之拔其鬚眉以為宦者

漢書曰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眉憮應劭曰憮大也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好為詡也

東觀漢記曰王莽天鳳五年樊崇起兵於莒恐其衆與

莽兵亂乃皆朱其眉由是號曰赤眉

又曰明德馬后眉不施黛獨左眉小缺補之以縹

又曰馬援自還京數被進見為人鬒髯眉目如畫

又曰梁鴻居吳傭舂每歸妻為其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

鄧粲晉記曰荆州民宗廞嘗以酒犯王平子怒叱左右捽廞郭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醉汝輩何敢妄動平子大恚曰别駕狂耶枉言我醉因遣炙舒眉頭舒跪受炙

平子意釋而歔得免

宋書曰王元謨在雍人言欲反元謨馳啓自觧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為笑想足以伸卿眉頭耳元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元謨眉目未曾伸故以此見戲

梁書曰武寧王太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

三國典畧曰梁簡文方頰豐下眉目秀發

隋書曰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父智鬚眉如畫進

止可觀少得美名于京師

唐書曰毛若虛絳州太平人也眉毛覆於眼性殘忍初為蜀郡縣尉天寶末為武公丞年已六十餘矣

帝王世紀曰文王虎眉

列仙傳曰陽都女生而連眉衆以為異

列仙傳曰莫耶子赤鼻眉濶一尺

列仙傳曰干將子赤鼻眉廣三寸

荆州先賢傳曰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皆

有令名良眉中有白毛鄉里頌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吴越春秋曰伍子胥眉間廣一尺

韓子曰失鏡無以正鬚眉失道無以知迷惑

吕氏春秋曰吴闔閭使民習戰劍如眉流血不可止

淮南子曰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圓（察見也）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

風俗通曰桓帝元嘉中京師婦人作愁眉愁眉者細而

曲折此梁兾家所爲京師皆效之天戒若曰將収捕兾婦女憂愁之眉也

抱朴子曰有古强者自云四千歳云見堯舜禹湯説之了了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竪似八字眉

唐書曰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頻知眉頻者復不能察百步

西京雜記曰卓文君妖冶好眉色如望遠山

語林曰庾公道王尼子非唯事事勝於人布置鬚眉亦

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樊氏相法曰眉中長毫百二十歲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五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七

耳 目

耳

釋名曰耳耏也耳有一體屬着兩邊耏耏然也

禮曰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

傳富辰諫曰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

又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使先茂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雍公子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吕郤之難乃多與之徒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以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

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也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又曰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又曰林雍羞為顏鳴右下羞為右改下車戰也苑何忌取其耳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詩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又曰匪手攜之言視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我非但以手攜摯之親視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教道

易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又曰巽而耳目聰明

論語曰六十而耳順

穀梁傳曰梁自亡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

春秋元命苞曰耳者心之候

尚書大傳曰孔子曰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

史記曰呂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

又淮陰傳曰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為假王鎮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寧能禁信之王乎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兊明日復來舍人謂兊曰臣竊觀蘇公說也其辯過於君君能聽乎兊曰不能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薄而君不動今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我為塞兩耳無聽談也

漢書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后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

英雄記曰曹公擒吕布布顧謂先主曰玄德卿為座上客我為降虜繩縳何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縳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縳劉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先主曰大耳兒最叵信

魏書曰荀攸年七八歲父衢曽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

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宿智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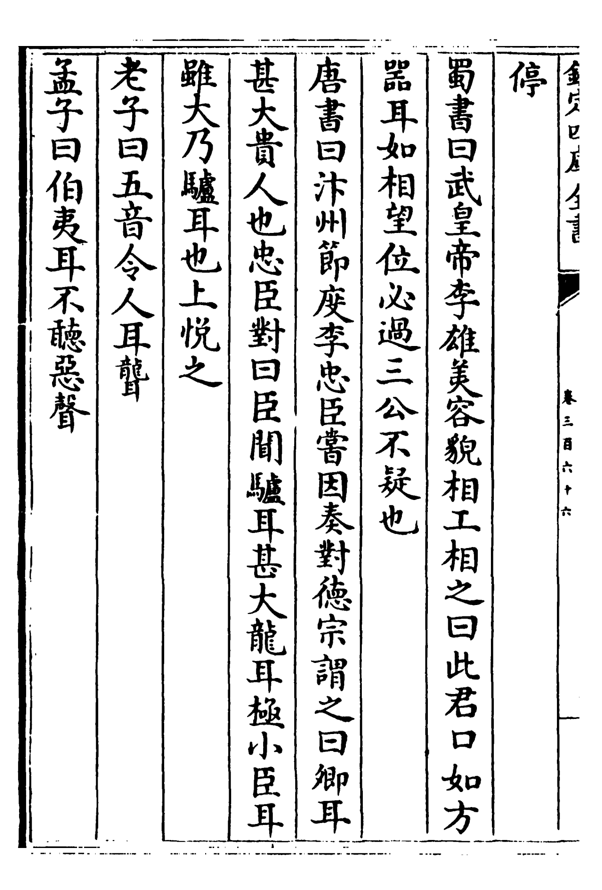
吳録曰雲長走孫權使虞翻筮之曰必當斷頭傷其耳果如翻言

蜀志曰先主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其耳

晉書曰王導多疾每自憂陳訓曰耳豎必壽亦大貴

又曰殷仲堪父患耳聞床下蟻動謂是牛闘

王隱晉書曰張軌為涼州刺史燉煌曹袪上言軌老病更請刺史軌治中巠數十人皆割耳於盤流血訴枉得



停
蜀書曰武皇帝李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口如方器耳如相望位必過三公不疑也
唐書曰汴州節度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極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悦之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
孟子曰伯夷耳不聽惡聲

鶡冠子曰夫耳主聽兩頭塞之則上不聞雷霆

淮南子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江疏河

抱朴子曰老子耳長七寸

又曰耳能聞雷霆而不識蟻虱之音

呂氏春秋曰雷則掩耳電則掩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

目見所惡不如無見

又曰且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

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

言曲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暗以狂凡學非為能益也達天性也

說苑曰昔費仲惡來膠革長鼻決耳從紂之心武王誅之

慱物志曰南方落頭民其頭能飛以耳為翼

瀨鄉記曰老子耳有三門

王子年拾遺録曰沐胥國人左耳中出青龍右耳中出白虎龍虎初出之時如繩縁頬手將面而龍虎皆飛去

地十餘丈而雲氣繞龍風氣吹虎俄而以手一揮龍虎皆還入耳

高士傳曰堯聘許由爲九州牧由聞之洗耳于河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陽都女耳細而長衆皆言此天人也

又曰甯先生毛身廣耳阮丘耳長六七寸

列士傳曰燕丹師田光往候荆軻值軻醉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即往見光

列女後傳曰劉仲敬妻者沛國桓林之姨也仲敬蚤亡桓乃引刀割耳宗婦問之桓曰吾自五代以來世知名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家以我年少必相嫁故預自裁割以信我心

又曰曹文叔妻譙國夏侯寧之女文叔蚤亡妻斷髪自誓其家欲嫁之又截兩耳司馬太傅美之乞為曹氏後

又曰陽華穆妻者下邳劉方之女字桃樹生一男而穆早亡吳丁諿求之諿知名之士家將許焉桃樹乃操刀

割耳其子又亡桃樹乃安身守正動不僭禮

長沙耆舊傳曰太尉劉右少遇相師相師曰耳為天柱令君耳城郭必典家邦

樊氏相法曰耳門不容麥歳至百兼富

目

釋名曰目默也謂默而内識也眼限也童子限限而出也

禮曰目者氣之清明者也

又玉藻曰目容端

又曽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又曰富辰曰目不别五色之章為眛

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艶

又曰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又曰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楚

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

又曰秦伯伐晉取羈馬乃出戰交綏古名退軍為交綏秦晉志未敢堅戰兵未致争而兩軍退故曰交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事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

又曰宋華元為植巡攻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復于思于思弃甲復來睅出目皤大腹弃甲謂師也于思多鬚之

貌

又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又曰晉楚將戰晉侯筮之卜史曰吉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及戰共王中目

又曰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盟于督陽荀偃瘴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唅目開口噤也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稱主欒懷子曰其

為未卒事於齊故也懷子欒盈也乃復撫之曰茍終所不嗣

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唅

又曰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欲之向魋司馬桓魋卜也公

取而朱其尾鬛以與之與向魋地怒使其徒奪之魋懼將

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又曰公侵齊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

志其目也

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

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易小畜曰輿説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
也
又説卦曰離為目
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
春秋元命苞曰目肝之使
又曰舜重瞳子是謂慈原上應攝提下應三元

尚書大傳曰舜目四瞳子

論語隱義曰衛蒯聵亂子路興師往有狐黶者當師曰子欲入耶曰然黶從城上下麻繩鈎子路半城問曰為師耶為君耶曰在君為君在師為師黶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黶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黶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黶遂殺之

史記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劒以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抉吾眼着吳東門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

又曰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内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為一擊缶

又曰越王無疆與中國争强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説越王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用智如其目之見毫毛而不自見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不知越之過是目論也

又曰大梁人尉繚曰秦王為人蜂凖長目

又曰漢王詣鴻門謝項羽羽欲殺漢王樊噲帶劒擁戟楯入軍門披帷西向而立瞋目視羽鬢髮上指目眦盡裂

又曰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酈生瞋目案劒曰入言髙陽酒徒非儒

者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曰臣朔目若懸珠齒如編貝

東觀漢記曰杜根諫和熹鄧后以安帝宜親政事太后大怒囊盛撲殺之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

魏志曰太祖與韓遂馬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許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問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

又曰張繡反襲太祖營典韋戰於門中韋乃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入復前突殺數人瘡重瞋目大罵而死

又曰夏侯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盲夏侯

晉書曰王衍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罌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

王隱晉書曰甘卓為楊威將軍歷陽内史郡人陳訓私語人曰甘公頭低視仰目中有赤脉當危於兵勿與將可也果為王敦所害

又曰王敦枉害刀協及敦病白日見協乘軺車從吏騶諳敦而仰頭瞋目

鄧粲晉紀阮籍能為青白眼禮俗士輙以白眼對之嵇喜康之兄聞籍不哭見白眼喜不懌而退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常失火煙燄

甚逼左右驚擾淵神氣怡然索輿來徐去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睛謂之白虹貫日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録曰苻生驍果麤暴酗酒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

三國典畧曰齊韓鳳穆提婆髙阿那肱共處衡軸號曰三貴瞋目張拳有啖人勢

又曰和士開常言曰瑯琊王目光弈弈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

又曰周武帝還自東伐初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韓非子曰目見有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

莊子曰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仲尼見之不言子路問焉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也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

地四方易位矣夫仁義鷸然乃憒吾心亂莫大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

又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范子曰掩目别黒白雖一時中猶不知天道也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尺水不能見淺深非目不足其勢難覩也

尸子曰使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

又曰舜兩瞳子是謂重明

孫卿子曰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耳

燕丹子曰樊於期聞荆軻之言於是自刭頭墮背後兩目不瞑

韓子曰田駟欺鄒君將殺之田駟恐告惠子見鄒君曰有人見君則睐（大叶切閉目也）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睐兩目君奚弗殺駟東欺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人瞽也君奚惡乃弗殺

又曰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鑑觀面

又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如可小小不可大目小可大大不可小舉事亦然

又曰楚莊王子曰王之伐越何也王曰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弱亂非越王之下也而欲伐此知之如目也

淮南子曰夫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而目不見泰山之高何則不小有所志而大

有所忘也

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宏言終而退萇宏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黄帝之形貌也

郭子曰劉尹道桓溫鬓如反蝟毛眼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一流人也

抱朴子曰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間

蔣子語曰兩目不相為視昔吴有二人共評主者一人

曰好一人曰醜久之不決二人各曰爾可來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士有定形二人察之有得失非苟相反眼睛異耳

衣準正書曰目以見小為明耳以聽大為聰

顏子義訓曰假天下之目以視則四海毫末可見

山海經曰一臂國為人一目中其面而居

太公金匱曰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

呂氏春秋曰孟賁過于先其伍船人怒以檝虓其頭中河

孟賁瞋目視船人髮植目烈鬢指指直舟人盡惕駭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孟賁不敢直視涉無先者又辱之乎不知故也

又曰管子縛束於魯鮑叔曰君欲霸王則臣不若管夷吾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躬人若得之則彼亦將為君躬人君不聽鮑叔固讓果聽之於是使告魯曰管仲寡人讎也願得而親加手焉魯許諾乃使吏鞹其拳膠其目以革裹其手也盛之以

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

又曰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

春秋後語曰平原君對趙王曰沔池之會臣察武安君之為人也小頭而銳瞳子白黒分明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瞳子白黒分明視事明也

列仙傳曰秦召魏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着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皆血出濺虎虎終不敢視

鄭元别傳曰元秀眉明目

董卓别傳曰卓會公卿召諸降賊敗行責降者曰何不

鑿眼應聲眼皆落地

趙至自叙曰嵇康謂至曰卿頭小鋭瞳子白黒分明覘

占停諦有白起風

列仙傳曰偓佺䰟山人採藥好食松實而目更方

又曰赤斧戎人也為碧鷄祠主簿餌丹身及瞳子皆赤

神仙傳曰涉正巴東人入吳常閉目弟子隨之數十年

莫有見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謂開目音如霹靂光如電照弟子頓伏良久乃起

竹林七賢傳曰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照不虧

世說曰顧長康云其哭桓宣武眼如懸河決溜

又曰康僧淵目深而鼻髙王丞每嘲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髙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又曰裴令雋有姿容時人名之為玉人有疾至困武帝使王夷甫往視之王出語人曰眸子閃閃如嚴下電精

神挺動體中故如惡耳

語林曰王右軍見杜宏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乃神仙中人

談藪曰王肅初歸國謂楊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今視乃不異人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亡魂喪胆何必大如車輪

又曰後魏昭成帝常擊賊流矢所中目賊破執射者至左右欲刹割之帝曰彼各為主何罪乃釋之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六